

浅谈现代汉语“很 + 名词”结构式的新流行及语用特征

劉 平

要 旨

“很+名词”式表現法は現代中国語において近年かなり流行している“很西方”，“很中国”，“很哲学”，“他的女朋友长得很青春”のような程度副詞の“很”と名詞を組み合わせた構造の表現式を指す。語法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るとルールに則った表現法ではないが，時間を経ても衰える兆しを見せないため強い生命力をもった表現法といえる。本論文は表現が“型破り”な構造の下に内包する合理性を明らかにすべく，“很+名”式表現このような表現が流行する過程から，関係する研究の現状，及び使用における動きと特徴の三方面をまとめて考察するものである。

“很+名词”式表現方法は中国大陸，台湾，香港地区で広く流行している。大陸では早いものでは1930～40年代の文学作品においてその使用が見られ60年代初頭には語法界から批判をうけた。しかし80年代の後期から特に改革開放後10年は，この表現法が文学作品や新聞雑誌で大量に使われたばかりか，各メディアや一般の人々の会話にも広く使用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研究では普通，副詞は名詞を修飾できないとされている。しかしもし名詞を細かく分類すれば一部の名詞の語義の構造には強い特性や意義などが見受けられたり人々が一つの事象に対する特異な感覚を反映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形容詞と同様の語法的なはたらけをもちその事象における程度の差を表現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つまり副詞の修飾をうけられる言語特性をもつといえる“很+名词”式表現法は使用においても短くスピーディで，情報量が多く斬新さが伝わるという特徴を持ちあわせているため，他の表現方法では代替不可能な表現方法となっ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很+名词”構造の新しい流行，程度副詞修飾名詞，一般的ではない組み合わせ，名詞抽象度，名詞性質義

目 次

一 引言

1-1 定义

1-2 目的

二 流行的过程

2-1 固有形式

2-2 流行的原因

三 现行研究评述

3-0 代表学者

3-1 相关式的省略转变

3-2 名词的形容词化

3-3 细节显现

3-4 名形转变的语义基础

3-5 受外语影响

四 “很+名词”结构式的语用特征

4-1 不可替代性

4-2 形式简捷 内容丰富

4-3 名词的语义限制

4-4 应用者分布

4-5 语音形式特点

4-6 语用色彩

4-7 在句中的功能

五 结语

关于“很+名词”的教学思考

一 引 言

1-1 定 义

“很+名词”是现代汉语中近年来十分流行的一种语言表达式，指由程度副词“很”与名词组成的结构式，像“很西方”、“很中国”、“很哲学”、“他的女朋友长得很青春。”等

等，除了“很”以外，其他的程度副词如“最、太、真、特、非常”等也可以与名词组成结构式，具有相同的表达效果，但“很+名词”结构最具有代表性，我们以它作为形式代表来讨论，但不排斥其他副词结构。

1-2 目的

“很+名词”结构以语法的尺度来衡量，是“不合法”的，因为副词修饰名词在结构上违反标准的语法规则，但是这个结构却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经久不衰的流行趋势，有很强的生命力，因而引发了我们对它内部合理性的思考，找出“很+名词”这一形式语义和结构之间的特有关系，对于重新认识某些语言现象具有启迪意义，特别是处在当今科学技术及社会意识急剧变换的时代，语言也在飞速变化。对这类语言事实的分析可以透过一些看似有悖一般规律的表面现象挖掘出深藏在语言内部有价值的东西，促进语言表达向更丰富、更准确的方向发展。基于此，我们对“很+名词”结构进行了一番考察。

二 流行的过程

2-1 固有形式

说“很+名词”结构新流行，是因为它并非是新的语言表达式，而是过去就有的，在早期的汉语文学作品中，一些著名的作家就运用了这个结构，如：^①

2-1-1 这一切等等，确实是十分堂·吉河德的了。

（鲁迅《中华民国的新“堂·吉河德”们》）

2-1-2 这些都很“感情”的话，她平时搬运得非常熟练，竟不必现查“大全”了。

（茅盾《夏夜一点钟》）

2-1-3 但也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喜欢读理论文章。为什么不喜欢呢？一是读不懂，搞不清，有些文艺理论太理论了……

（丁铃《〈叶圣陶创作〉序》）

2-1-4 所以我顶悲剧，顶痛苦，顶热烈，顶没有法子办。

（曹禺《日出》）

2-1-5 这个连长“太军阀”了，年纪不大，脾气可不小！

（曲波《山呼海啸》）

例句中的副词应用各种各样，如“十分”、“很”、“太”、“顶”，这与作者要表达的感情色彩不同有关。其中名词有指人物的也有指事物的，无论哪一类，都突出了它们词义中特有的性质。这些文学作品中虽然出现了“很+名词”结构，但只是代表一种文学创作风格，有的名词上面加了引号，说明在这个时期“很+名词”结构式不过被看作一种临时的

修辞表现，目的是为了语言富于洗练明快、幽默风趣的艺术特色。语法界认为这是一种超常搭配。邢福义(1962)在“关于副词修饰名词”一文中考察了当时出现的一些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用例，指出“很模范、很营养、很情绪”的说法都是“站不住的”。可见“很+名词”结构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一个比较个别的现象，没有普遍性。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语言都变成了政治口号没有发展处于停滞徘徊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人们的语言意识才开始活跃起来，新思想、新信息爆炸式地涌入打开的国门，新词新语在社会上大量涌现，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多元化开放，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也接纳了新的语言形式，“很+名词”形式从这个时期开始不断见于当代文学作品中。

八十年代中后期是文学创作的活跃期，一些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很+名词”结构频频出现，普通读者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这一形式，如：^②

2-1- 6 这位通信公司的经理，金燕静一这个名字很女性、轻盈、文雅。

(陆星儿《超级妇女》《十月》1988/4)

2-1- 7 我要是把想的什么都说出来，那可太流氓啦。

(陈建功《卷毛》《十月》1986/3)

2-1- 8 我觉得跟你特说得来，特知音。

(王朔《顽主》《收获》1987/6)

2-1- 9 爸很绅士地点点头，问我“小姐，游泳衣带了吗？”

(冯敬兰《失却的伊甸园》《长城》1989/2)

在大陆出版的台港文学作品中，这种结构式的运用相当成熟，程度副词除了和名词搭配以外，还与名词词组结合，如：^③

2-1-10 没有想过葛懿德的容貌如此俊秀，五官简直精美，很女中丈夫，不怒而威。

(《香港》梁凤仪《九重恩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1-11 慕天，这儿的清晨，烟雾弥漫，更诗情画意，你若能来跟我共进早餐的话，就太好了，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

(《香港》梁凤仪《醉江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1-12 她说“我喜欢古筝的声音，非常古典，非常高山流水。”

(《香港》严沁《无怨》中国文联出版社)

这些搭配形式追求的是更具内涵，更复杂的表达效果。有一些较容套用的词组常常被使用，像某某“主义”、如：“很霸道主义”、“很唯物主义”、“很教条主义”、“很大男子主义”、“很个人英雄主义”等等。人们这时候在文字上看到的“很+名词”表达式越来越多，对“很模范”“很营养”的说法早已不以为奇了。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各类传媒的导

入，“很+名词”不仅从文学作品、休闲报刊中可信手拈来，而且开始从书面语流行到人们的口头上，成为一种流行的语言表达式。电台、电视台的节目里也常常出现这样的用例。从普通人的嘴里也时时能够听到它，一位朋友建议笔者去买一套服装时说：“我看见一身套装，特职业，你穿一定合适！”面对这样的语言事实，语法界对“很+名词”作了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并逐渐承认了它在语言表达上的特殊地位。

2-2 流行的原因

反思“很+名词”的流行过程，由弱变强，由书面语到口语，从南方到北方跨越不同的地域，使用的人由少变多，究竟是什么支配了这一过程呢？无疑，语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即语言内部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产生新的语言形式。具体到“很+名词”结构式的形成原因也不外是这两个方面：从语言的角度看，首先名词的内部性质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名词是如何被当成形容词来使用的有其自身的内在基础。汉语是独立语，缺乏形态变化，要分析词汇不能从外部的词形变化来断定它的性质，因为没有可以依据的形式标志，因此除了把有关的语法功能作为检验标准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词语的意义，名词在指称事物时，词义有时是具体的，有时是模糊的，因为客观对象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具体的事物，区别性特征非常鲜明，像汽车、电脑、楼房等等，而模糊的事物所包含的则是一系列抽象的概念，如科学、文化、艺术等，这种模糊性的存在造成了人们的认识在程度上的层次差别，具有这样性质的名词在功能上接近形容词，很容易被人们运用到“很+名词”的结构中去。

从社会的角度看，人们的语言心理受习惯和言语表达需要的支配，不大注重形式上是否符合语法规则，相反，人们都有一种求新求异的语言运用心理，凭借语感，只要对方理解，又能达到生动、诙谐的表达效果，即使是“违法”的也乐于尝试，这种情况在语言应用中并不少见，常有一些新的用法出现，比如将原来不能拆开的词拆开在中间加入其他成分或给不能带宾语的词后面带上宾语等等，使语言的表达形式变得自由活泼。“很+名词”在语言运用上迎合了人们的语用心理，它具有新颖、独特的表义特征，一经使用就很快流传开来。加之语言本身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产物，使用得多了，逐渐被社会普遍认可便可成为固定的表达式，这一点体现了社会推动语言发展的作用。事实证明很多语法现象在其语言内部与社会因素之间往往存在某种暗合，如果违反了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语言社会中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这一点提醒我们不能只看言语的形式而忽略它的内部构成，“很+名词”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三 先行研究評述

3-0 代表学者

对“很+名词”结构式的研究集中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不再评判它在语法上是否合理，而是从新的角度去寻找它的语言理据，很多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主要学者有邢福义、于根元、储泽祥、谭景春等、我们把研究的论点简要归纳如下：

3-1 相关式的省略转变

认为“很+名词”结构式就其表达的意义看与“很有…气息(派)”结构式相通，似乎可看作是后者的省略式。“很有…气息(派)”结构中的动词“有”含有表示程度的成分，可以接受副词的修饰，有时候其中的动词“有”被省略掉或在句子里不出现，结构就变成了“很+名词”，像“很绅士”可以理解为“很有绅士风度”的省略，“很个性”则本应为“很有个性”。因此，“‘很+名词’就可能是动词不露面和临时的修辞用法两个合力造成的。”(于根元)

3-2 名词的形容词化

因为“很X”是形容词的结构槽，所以名词进入这个结构槽就要形容词化，“很+名词”结构是这个结构槽同形类化的结果，因为有些名词反映人们对“气质、作风、样式、姿态”等方面的特异感受，表达人们的“好恶”感情，经常可以和形容词并列使用进而裂变为形容词性，具有这种特性的名词随着运用的需要很自然地就进入到“很+名词”结构中。

3-3 细节显现

这种观点认为名词在形成其本质意义时，具有概括性，许多细节在本质词义形成时被概括掉了，具体运用该名词时，被概括掉的细节要重新返回，细节返回就是“细节显现”。“细节显现”必然要在语言运用时才能得以体现，换言之就是把名词词义所包含着的某种性质体现出来需借助“很+名词”这样的形式，副词“很”在这里的作用不再是表示程度，而是用来显现名词的性质的，这个论点为解释“很+名词”结构的语言理据提出了新思路。

3-4 名形转变的语义基础

是从名词的语义结构角度进行细致分析，着眼点不在形式，而是看内部构成，名词的语义构成中有概念意义和性质意义，性质意义不是名词的本质意义，但它反映名词之间在功

能上的差异，将名词进一步分类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性质意义的强弱对比，抽象度越高性质义越强的名词转化异变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进入“很+名词”结构的根本要受名词性质意义的限制，强者可进入，否则则不能。

3-5 受外语影响

“很+名词”在大陆的流行与港台语也或多或少有某种联系，从港台语探源的话，有人认为“很+名词”的形成受了外语的影响^④，特别是受到来自日语的影响，从历史上看，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台湾实行了半个世纪的“语言同化”政策。日语中有一个接尾词“的”，附着在汉字构成的名词词语后面可使名词的功能转变为形容动词性质，如：精神的、日本的、技巧的、感情的等都是形容动词，可以与程度词连用，表示事物具有某一方面的特征，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词形结构，表达相同意思时有时就直接从日语中借用过来，尽管是日语形式但并不难理解。这些用法及结构潜移默化地进入了台湾语言，然后传入香港语言，香港地区的年轻人本来接受西方的东西就比较多，在语言应用时不大在意汉语的词性特点，词语使用很自由，常有将名词直接用作形容词的情况，比如：^⑤

3-5-1 一对派头的男女

3-5-2 规律地挥动着刷子

3-5-3 这老广有时也宝贝得很。

3-5-4 又要做生意，又要煮吃，单身人一双手，本领哪！

3-5-5 我们听到消息，一肚子胃酸，又不能不承认他性格。

“派头、规律、宝贝、本领、性格”都是名词，却被当做典型的形容词使用，由此将形容词结构“很X”结构类化成为“很+名词”形式就变得顺理成章。

如此说来，的确语言的交融会促成语言的异变。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比较注重语言形式上的关联，并限定了使用范围，对解释“很+名词”在大陆的流行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很+名词”结构形式在大陆的流行并不是那么简单，有受港台语言影响的一面，但根本上大陆深厚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才是语言孳生流行最适宜的土壤，通过对“很+名词”的语用特征分析我们可以说明这一点。

总之，是由相关式加修辞的作用转化而来，还是细节或性质显现的结果，“很+名词”的作用都是旧的语言形式不能相比的，它具有形容词的某些功能，但却在表达效果上超过了形容词，尽管这个结构接纳名词不是完全自由的，要受到特定语义的限制，但它在语言应用上的地位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四 “很+名词”结构式的语用特征

4-1 不可替代性

“很+名词”最终之所以得到了语法界的承认，从语言规范的角度看，符合言语交际的“效率性原则”，能够准确、经济地表达意念，在语言结构上超常的形式突破是有益的、简省的，它也像其他流行的事物一样，顺应大众在某一方面的一致兴趣和共同追求、并且便于类推。由“很哲学”可以类推到“很智慧”、“很道德”、“很实质”，由“很阿Q”可以类推到“很雷锋”、“很林黛玉”、“很祥林嫂”。“很+名词”与普通的“流行语”、“新词儿”不同，它不是简单的重复、人云亦云，而是蕴藏了一定的创造性，说话人以自身的感受和判断选取适当的名词，将信息传递给对方、调动听话人的共鸣感和对话语深层含义的联想，“很+名词”结构式可以给人以个性化、自主化的活用自由。

4-2 形式简捷 内含丰富

“很+名词”结构式的“效率”表现在大信息量和概括性上，它表达了概念所涉及的性质范畴，指称的对象不是一个而是一组或一群相关的事物。比如：形容词“年轻”是“年纪不大”的意思，给人的印象比较具体单一，而名词“青春”则抽象得多，包含了“年轻、有活力、前途无量”等意思，放入“很+名词”结构里进一步加强显性效果，可以唤起人们对“美好、漂亮、朝气蓬勃”的联想，因此说“他的女朋友很青春。”语义范围就变得宽泛了，可以是举止神态的，也可以是穿着打扮的，亦或两者兼有，比起用“很年轻”、“很可爱”、“很漂亮”几个形容词才能说清的表达方式要节省言语符号，而且更生动、更形象。再比如一名电视专栏主持人在报道拳王阿里的女儿和另一位拳王的女儿要展开一场拳击赛的消息时说：“两个拳王的女儿要开战，听起来让人觉得非常好莱坞。”“好莱坞”是众所周知的电影名城，拍出了不少电影佳作，其中不乏惊险、刺激、血腥等电影镜头，“非常好莱坞”一方面可以包括主人公人格、经历的艺术展示，一方面又有观众在观看表演时的种种心态活动，因此用“非常好莱坞”就比“很刺激”、“很精彩”之类的词语表达内含更丰富，具有感染力，能够引起听者的语言联想。由于名词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留有很大的想像空间，听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对接受的信息进一步丰富和添加，有时会超出说话人原本要表达的范围，因此“很+名词”结构能使双方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达到信息互补、互动，充分交流的效果。

4-3 名词的语义限制

名词可以划分出若干细类，每一类在词义上都有相对强弱的性质对比，因而进入“很+名词”结构可能性也有大有小，有人将名词按性质强弱顺序进行了排列大致为：抽象名词>

指人名词>指物名词>专有名词^⑥，依这个顺序分析，“很+名词”对其中抽象名词的限制最小。我们分别看一看，首先看抽象名词的用例，如：

4-3-1 周润发的表演让人感到很沧桑。

4-3-2 这部电影拍得很生活。(刊)

4-3-3 那套服装的设计很文化。(电视片)

4-3-4 他有很激情的一面，也有很儿女情长的一面。

4-3-5 刘晓庆最近变得非常低调。(刊)

这里“沧桑、生活、文化、激情、低调”等抽象名词用于“很+名词”结构非常自由，再如“神话、智慧、哲学、使命、古典、传统、权威、新潮、规律、理论、上层、唯心主义”以及我们前面例句中提到的那些名词都可以进入“很+名词”结构，这些词虽然抽象，但与人们生活产生紧密相联，它所包含的意义很容易理解，因此运用起来很方便。

指人名词，一般都体现了人们评价或敬恶的心理，有不少词本身的性质包含了强烈的色彩，如：绅士、英雄、模范、傻帽儿、滑头、流氓、笨蛋等。进入“很+名词”结构词义的性质更加突出，这类名词所受的限制也比较小。

但指物名词和专有名词在语义上的限制比较大，因为这类名词缺乏概括性和抽象性，没有可以进行程度比较和联想的余地，我们之所以不能说“很桌子”“很椅子”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在专有名词中，只有那些人所共知的名称可以作为代表进入“很+名词”结构式，像：中国、西藏、雷锋、阿Q、林黛玉等，这些词是一系列性质特征的综合代表，由于这个原因就可以用于“很+名词”，如果不具备突出的特性就不能用“很+名词”，我们不能说“很小张、很老王”是因为它们在人们头脑中形不成普遍性概念。

除此以外还有两类名词，一是时间名词，一是方位名词。时间名词的语义比较具体狭窄，除了“很现代”用得比较多以外，其他的时间词几乎都不能使用。单纯方位词也不能使用，但与“边、面”结合组成复合方位词后则大都可以进入“很+名词”结构，像“很里边”、“很前面”都是可以说的。

4-4 应用者分布

“很+名词”结构流行的范围并非遍布所有人群，年龄段以高、中、低划分的话，主要集中在中间的年龄段中。高年龄层的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固有的习惯，对不够规范的新潮形式总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像“很个性”、“很感情”之类的说法在他们听来一定要改成“很有个性”、“很有感情”才觉得通畅，因此在高龄层中几乎没有人使用这一形式。而低年龄层的十几岁少年对事物的理解力有限，也较少有机会从成年人那里习得这样的表达方式，因此还不具备灵活运用这种结构的能力；只有中青年层，特别是青年，思想比较活跃，不易被既有的条条框框束缚，乐于尝试和接受新事物，新的言语形式总是最先从这

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间流行开，包括作家、记者和普通人。不过，即使这样，使用者仍然因人而异，每个人语言运用有一定的习惯，与个人的经历、知识、爱好和个性都有关，有些人喜欢这样别具一格的说法，而有些人则不喜欢。但无论怎样，这个年龄层的人始终是推动语言发展的动力源。

4-5 语音形式特点

绝大多数进入“很+名词”结构的名词是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组，这与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绝大多数有关。单音节名词数量不是很多，有一部分具有抽象性质的也可由名词转化为形容词性，进入“很+名词”，如：铁、磁、肉、油、土、面、皮、柴、板、沙、火、花等，这些词都可以由其所指事物引申转指与这种事物相关的某种性质特征，比如“铁、磁”指朋友关系像铁和磁一样，非常坚固紧密，“肉、油、土”指某些人的个人习性，“面、皮、柴、板、沙”主要指食物的口感，“火、海、花”反映一种形态，这些单音词都由指物名词转化而来。词的音节多少有时会改变句子的语气和节奏感，影响句子的音节平衡，但“很+名词”结构的内部结构是松散的，不固定的，不像一个词或固定词组那样对句子的节奏影响那么大，只是在语气上显示出比较主观、肯定的倾向。

4-6 语用色彩

“很+名词”由书面语到口语，没有明显的语体差别，两者都使用，但以书面语形式出现时，文章的体裁和风格上有很大差别，因其轻松诙谐的特点，所以多出现在小说及休闲文字中，用于较为积极的、生活化的语言环境，比较严肃的政治性、论说文中一般不采用这个形式，正规的新闻报道中也很少见，这一点也反映出“很+名词”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语言表达式，属于大众语言。

当不同的副词与名词搭配时，在色彩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用“特、真、挺”就比较随意，有时还带有一些谐虐的色彩，如：

4-6-1 反正我总不会一个人跑到什么悬崖边去读书去沉思去鸟瞰大地，我好像还不是那种特哲学特使命的人。

（王朔《玩的就是心跳》作家出版社1989年）

4-6-2 你的话说的是真肺腑，真让我们深思，看来我们是得好好考虑今后走什么路的问题了。

（《王朔谐趣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0年）

4-6-3 我觉得跟你特说得来，特知音。

（王朔《顽主》《收获》1987/6）

“很，非常”与名词的结合则显得比较郑重，严肃，如：

4-6-4 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改造，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他们觉得我很家当，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

（李准《黄河东流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

4-6-5 毕业时，她已经变得非常城市了。（储泽祥例）

这个结构不用于感叹句，所以名词与副词“太”搭配使用时，常带有不满和责怪的气氛，比如：

4-6-6 张和生则批评电视剧肤浅，编者主观的东西太多，而且审美观点太传统。

（梁晴《索坦》《中篇小说选刊》1997/1）

4-6-7 她太教条了，全盘接受了学校老师灌输给她的理论，以为凡事只要努力奋进便能成功。

（徐蕙照《折桂》《小说月报》1996）

有时感情色彩是通过名词的性质反映出来的，结构只起强调作用。

4-7 在句中的功能

“很+名词”结构式具有很强的描写性，在句中可以作定语、谓语、状语和补语，用于陈述事实，如：

4-7-1 我是在一个很西方的地方长大的。（定语）

4-7-2 那个正在建设的体育馆非常规模。（谓语）

4-7-3 她很技巧地避开了这个话题。（状语）

4-7-4 回头一看，一个打扮得很夏天的人候在那儿。（补语）

在我们调查的语料中“很+名词”结构没有用于否定和疑问的情况，也就是说“很+名词”不存在与之对应的否定式，“不西方”、“不规模”、“不技巧”等都无法独立充当句子成分。运用否定式从理论上说并不是不可以，但应该具备一定的前提或预设，因为“很+名词”强烈的显性特征，否定时只用一个否定副词是不够的，对已知的事实否定，要有附加成分，比如“一点儿也”等限制成分，“一点儿也不规模”“一点儿也不技巧”等是能够说得通的。在这点上“很+名词”结构式与形容词的功能并不是对等的。

五 结 语

关于“很+名词”的教学思考

笔者从事多年的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在注意观察语法新动向的同时，对语言应用问题与语法理论问题之间的矛盾思考得比较多，目前一般的汉语教材都是严格按照大纲要求编

写的，受语法项目要求的限制，很多教材存在着内容枯燥脱离现实的情况，学生学后觉得乏味，没有新鲜感，特别是汉语水平达到了高年级程度的学生，对教材中都是文学语言没有交际语言颇有微词，感到到了这个程度汉语水平就很难提高了。研究者们也没有对高层次的汉语表达技巧和方式做很好的研究并使之在教材中体现出来。我们认为培养交际性汉语人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在词汇和语法教学中必然首先以教他们规范的形式为前提，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对学生解释一些新的语言现象，使他们学到的语言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对《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词汇部分列出的名词进行考察，然后放入“很+名词”结构进行观察后，我们发现有很多词是可以运用到这个结构中的：

道德 法律 礼貌 模范 奇迹 和平 核心 常识 关键
 个性 公式 机械 基础 极端 技巧 理论 理想 错误
 民间 运气 生活 青春 神经 天才 局部 流氓 哲学
 专门 罪恶 文化 传统 英雄 规律 城市 智慧 职业
 矛盾 干扰 规模 风度 形式 鼓舞 安慰 疑心 苦难
 危机 本事 本领 出息 未来 少数 少量 实质 本质

从基础和规范的角度看，“很+名词”结构式不是大纲规定的内容。但对学生来说，尤其是汉语高层次的学生，他们喜欢最现代最具大众特色的目的语，汉语中的新词新语总是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感到新奇，非常愿意学习，特别是日本学生对汉字的意义比较熟悉，理解“很+名词”这样的超常搭配并不是很困难，有些学生很快就可以利用类推的方式造出同样的句子来，因此我们可以对有理解能力的学生，适当地有意识地指导他们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教他们一些活的语言，帮助他们认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引导他们举一反三，刺激他们运用已有的词汇储备来进行汉语思维，这样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很+名词”结构的流行，是语言发展的自然结果，反映了一个时期的语言面貌。对母语是汉语的人来说这个形式只是新奇，不需要特别学习，而在对留学生的汉语词汇教学中，通过对这些名词特点的讲解，可以使学生更加牢固全面地掌握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不只是概念与词语的简单对应，对“很+名词”结构式的应用，可以加深他们对词义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的理解，课堂语言教学内容也会因此更丰富，更贴近实际的语言运用。

註

- ① 1-5 例见朱盛科文 25 页
- ② 6-9 例引自于根元文(1991)
- ③ 10-12 例引自邢福义文(1997)

浅谈现代汉语“很+名词”结构式的新流行及语用特征

- ④ 中国语言学报 第九期 黄丽丽《港台语词之异化及其与港台外来语之比较》161-173
- ⑤ 例句见 黄国营《台湾当代小说的词汇语法特点》《中国语文》1988/3
- ⑥ 见谭景春文

主要参考文献:

1. 邢福义(1962)关于副词修饰名词《中国语文》5月号
2. 吕冀平、戴昭铭(1985)当前汉语规范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2期
3. 符淮青(1985)现代汉语词汇 北京大学出版社
4. 胡附、文炼(1990)现代汉语语法探索 商务印书馆
5. 于根元(1991)副+名《语文建设》第1期
6. 张伯江(1994)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中国语文》第5期
7. 邹韶华(1995)试说语法里的临界现象《语法研究和探索》(七)商务印书馆
8. 桂诗春(1995)从“这个地方很郊区”谈起《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9. 邢福义(1997)“很淑女”之类的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语言研究》第2期
10. 储泽祥、刘街生(1997)“细节显现”“细节显现”与“副+名”《语文建设》第6期
11. 谭景春(1998)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5期
12. 于全有(2000)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研究的“非常现象”《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